

小镇生活

原创 轩轩 辰界时 2020-05-27 23:31

2006年酷热难当，我带着一种近乎可疑的漠不关心离开小镇。冷眼看家具一件件腾空，房间像被掏出一个洞。直到进入另一座城市，在阴森可怖的树阴下独自踢石子玩的时候，我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怎样的告别。

说是小镇也并不贴切，北方不习惯这样称呼，只是贾樟柯的电影风云万里，大家喜欢用小镇一概而论。总之如何称呼都无伤大雅，不用过多的景物描写，就能想象出一个灰蒙的、狭窄的、平均楼宇高度和居民物质道德水平都不太高的普通城市，人人安居乐业，人人井底之蛙。

我是在长大后才通过二手资料看到小镇的背面，毕竟当时的我十分年幼，只能看到一米三以下的世界，充满灌木绿叶和湿润土壤，暴晒的正午影子小小，糊成一团缩在脚下，怎么甩也甩不掉。

我对小镇没有感情，对2006年盛夏到来之前的自己没有感情。

我从有记忆开始学习舞蹈，民族舞，很传统。我不懂艺术，领悟不到韵律，总在跟伴奏时快半拍。但我的基本功一定最拿得出手，因为足够努力，每天早晨六点起床练功，一种苦行僧的自律，阳光充沛，直到妈妈做好早餐喊我名字。匪夷所思的柔韧性练习，我把脸贴在厚重的地毯上，调整呼吸和心跳，舒展每一根浸泡在阳光和自我满足里的神经，观察地毯上深沉的纹路。藏蓝色和棕红色，金色的流苏，有圣洁干净的味道，因为妈妈清理得足够频繁，我们一家人都有种苦行僧式的自律。

我喜欢去舞蹈教室，喜欢红色的练功服，乳白色的柔软舞鞋，木质不打滑的地板，硕大坦荡的三面镜。学生按照年龄段有条不紊地做热身，课间靠着储物柜拧开保温杯喝热水，老师年轻漂亮，染红色指甲。舞蹈教室里有一套自成体系的规则，只要混入其中就可以优美起来。而临近下课，教室门口会簇拥一大批接小孩的家长，臃肿的灰黑色羽绒服，被冻伤的脸蛋和指关节，乱哄哄围上去和老师问东问西，一切都浑浊了。妈妈总是在楼下独自等我，旁边就是我最爱吃的糖三角。放学可以吃一个红糖多到流在手指上的糖三角，是我唯一对一米三以上的世界感兴趣的时刻。

妈妈说送我去学舞是因为我小时候极度害羞。它确实在一段时间里改善了我的内向，但长远来看有揠苗助长的趋势。村上春树写过类似的桥段，既然他都没想太明白那我也想不明白了。

舞蹈老师经常会带我们参加一些活动，这种集体活动对我而言只是消磨时光的方式，并不能交到朋友，没有关系存在的事情本身就不具备任何价值。唯一印象深刻是有次在广场上表演，我在临上场之前哭哭啼啼，因为“我看不到我家人”，大概率是近视的前兆，也可能是那天艳俗的舞美让我头晕眼花。我几乎是被老师半哄半骂赶上去的，第二天幼儿园里殷勤的男同学拽我的辫子说：“我昨天在广场上和我妈妈看见你跳舞了！”我眼前又浮现出被泪水迷住的熙攘人群，在吃沙丁鱼罐头之前先目睹了沙丁鱼罐头，我没理他的恭维。

舞蹈到底有没有熏陶我的艺术细胞，至今未知。只是小学的才艺表演始终有我一席之地，比起整段的舞蹈大家更喜欢看我表演徒手下腰这种炫技的无聊基本功，老师更是借机宣扬“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谁也不知道我跟不上伴奏且上台前紧张到想吐。

学画几乎是和学舞同时进行，分别占据周六周日。画室在很远的地方，冷面老爹骑车接送我。画室老师是个潇洒有风度的男人，我画成那个鬼样子他都能摸摸我脑袋说些鼓励的话，让我羞愧到缩手指。学生大部分都比我年龄大，中学生居多，画技也非凡（我为什么总是被揠苗助长）。老爹缺乏画室老师的潇洒，对我寄予厚望，在每一次接我回家时一张张检查我的练习。他擅长画画，无法理解手残的心情，我经常被他指责到垂头丧气。有一次他看到前排一个同学的精彩画作，两者巨大的落差让他滔滔不绝数落我好久，数落到我肚子都饿了，我开始在空旷的画室里想念前一天舞蹈课结束时妈妈递来的糖三角，我越想越难过以至于哭了起来。背上画板就像背上一桩沉重的罪过，我真的太饿了。

从画室回家要经过一条河。一座坚实大桥，一座摇摇欲坠木板桥，我爸偏爱后者。夏天木板间的缝隙能看到波涛翻滚，那条缝隙在我爸看来小到塞不下一只脚，但对我而言是爱丽丝通向异世界的兔子洞。这是我最痛恨学画的一点，有为艺术殒命之嫌。

但不得不承认，我对画画有种执迷不悟的热爱，源于我爸那万恶的绘画基因，可望不可得。相比之下，幼儿园开设的手工课简直是杀人。在幼儿园，除了主科老师，没人会在意你心算有多快或者认识的汉字有多少，最受欢迎的永远是带零食和大家分享的人，带漫画和大家分享的人，以及在手工课上能做出和老师一模一样的剪纸的人。我百般参悟双手被卡纸染红洗都洗不掉，都无法理解平面和三维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微妙奥义。最后我放弃了，在周围女生煞有介事地叠折翻转的时候，煞有介事地把它们撕成条条，我觉得这很艺术。

关于小镇的幼儿园，我恨幼儿园。

幼儿园是一个隔着马路就能听到欢声笑语的地方，可并没有什么美好往事是在那座栅栏高耸的古怪院子里发生的。强制吃饭，强制午睡，强制做游戏，满足小镇老师们无处可施的控制欲。刨根究底，只有过那么两段快乐时光。

一段是在读中班，每天下课去找大我两届的舅舅玩，他身边有一群彬彬有礼的狐朋狗友，对我照顾有加，搞不清辈分所以统一叫我妹妹，非常被宠爱。很多次玩到上课铃打响也浑然不觉，被自班老师怒气冲冲地遍地搜查揪回教室，罚站也是骄傲的。后来舅舅去上小学，我已经错过和本班同学交朋友的黄金时间，有一次他的一个留级朋友看到我，因为被留级所以也没什么朋友，惺惺相惜地对我打招呼。可我当时只觉得心灰意冷，和他交谈后更伤感了。

在记录另一段之前我要先描述一下班里的权力构成。

男班长和女班长是国王和王后一样的存在，男班长会不定期称赞某个女生好看，这个女生就会成为暂时的王妃，在班里地位扶摇直上。除此之外，男班长有许多大臣，他的心腹大臣是一个酷酷男孩，身边跟着一个酷酷女孩，他俩在我心中的审美价值超过了国王和王后。

究竟为什么男班长是永恒的男班长，女班长是永恒的女班长，且他俩成绩都不好长得也平平无奇，其中的各种理由不提也罢。我只是在某一天被男班长称赞长得好看，突然进入了权力体系（也就是下课一起玩）。不成文的定理是有王妃在的时候王后总是黯淡的，想加入权力体系的男生借漫画给我，女生邀请我跳皮筋。女班长总是在这种时候隔着人群用似笑非笑的眼神看我，想必是正宫的威严。其实我对男班长的喜欢是一种体制内的喜欢，他本人并不帅，甚至有点胖，我更喜欢那个酷酷的心腹大臣。有一天我被划伤手指，第二天缠着纱布去上学，玩寻宝游戏的时候我和酷酷男孩躲在城堡里的封闭管道里，空气有种凝胶质地，五彩斑斓的光透过半透明的塑料洒下来，酷酷男孩突然对我笑了。他伸出他同样缠着纱布的手指说：“我们现在都是有伤口的人”，那是年幼的我经历的第一个心动瞬间。

“伤口故事”的后续并不浪漫，逐渐演变成权力体系里的一个硬性指标。有一个男生带着他的漫画央求我带他一起玩，那本漫画我很想看，但酷酷男孩抢先拒绝：“你没有伤口所以不能加入。”其实是因为他成绩不好且家长送礼不殷勤所以不受老师喜欢。大家开始起哄嘘他，他摸了摸脑袋背影很败犬。第二天他磕破了膝盖，带着漫画笑容灿烂地来找我：“我现在也有伤口啦，我能不能跟你们一起玩？”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看到他的膝盖血淋淋的，有种悲壮。很快男班长有了新的王妃，我的伤口逐渐愈合，酷酷男孩再也没有对我笑过。

除此之外，幼儿园毫无快乐可言，说是恶毒也不为过。这或许和小镇没有关系，只是孩子们的特权。无所事事，无所追求，所以拥有排挤的特权，孤立的特权，看人下菜碟的特权，骚扰作恶的特权。缺乏知识修养和道德教育，用最无辜的身份行使最恶毒的权利，一种恐怖主义。

快毕业的那一年，学校里基本没什么课要教，每天都在组织文艺活动。有天一个女老师伙同一帮教师展开这样一个游戏：让全班男生站在讲台上一字排开，台下女生喊出心目中最帅的男生的名字。第一个被叫到名字的是男班长，一脸不出所料地走下台。酷酷男孩紧随其后（我没有喊，只是在心里为他祈祷）。最后一个男生穿着邋遢有油污的拖地长裤，袖口和指甲缝是黑色，即使孤零零地站着被老师冷眼也维持着笑容，谄媚卑微，充满小镇的能量。大家都知道他的父母是老老实实个体户，大家也都知道劳动不光荣，被派去打扫厕所的一定是犯了错的坏学生。

接着老师让女生一字排开站在讲台上。讲台很窄，挤在一起很难受。第一个下台的是女班长，我在拥挤中开始陷入哲学。因为她一点也不漂亮，但所有人都带着一种“本该如此”的心态为她鼓掌。当我的名字被叫到时简直如释重负，仓皇回到座位上隔岸观火地看着台上剩下的女生，那种哲学的头晕依然笼罩着我。我觉得恶习，想逃，七窍生烟。五花八门的名字从男生嘴里吐出来，他们激动的时候甚至跳起来，身子越过座位第一排的界限——简直是——简直是卖淫。

我那时并不懂得卖淫，但当我第一次在小说里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不可抑制地回想起那个平常下午在小镇进行的一场游戏。这不是小镇的错。

当我离开小镇，进入一个全新陌生的城市。当我阅读第一本书，当我交到第一个朋友。当我继续学舞学画，在新的班级进入大同小异的权力体系。我可以在感到不适之前选择退出，拥有自我意志并决定走哪条路。

小镇太小，一米三以下的世界无路可走。我努力长到一米五五，小学毕业伴随着童年的结束，我感受到一种恋恋不舍。这种忧郁的情愫再次剧烈地切割着我和小镇之间的联系，我们仿佛没有一点联系。

童年的每一场伤心都不会在日出之后延续，每一次困难都不会上升到人生意义，我总是无法理解诸如此类的说辞。这是一种身不由己，一种法西斯主义，一种剥削式的养成。我情愿它忧虑有时，痛苦总是。社会只有在童年阶段才不加伪装，权力是一根根耀武扬威的阳具，而当我明白这点时已经永恒地错过了它最赤裸刚硬的时刻。

2006年我离开小镇，以一种近乎可疑的漠不关心。后来我回去过很多次，却再也没有一次真正地回去过。

